

經

義

述

聞

經義述聞第四

高郵王引之

尚書下五十條

惟時怙冒 紹聞衣德言 別求 應保殷民 剿刦
人 泯亂 告女德之說于法之行 遠乃猷裕 女
典聽朕志 勿辯乃司民 酒于酒 厥亂爲民 王其
效邦君越御事 惟其陳脩 隸正惟德用和懌先後
迷民 越若來三月 天迪從子保 面稽天若 用
乂民若有功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咸秩無文
子惟率隸矜爾 小人之依 惟正之共 違怨 我
道惟甯王德延 巫咸乂王家 則商實百姓王人

滅威 咸劉厥敵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罔不率俾 義民 惟羞刑暴德之人 以竝受此丕
丕基 在我後之人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牘
宮剝割頭庶剝 農殖嘉穀 惟訖于富 擇言 庶
有格命 雖休勿休 輸而孚 哲人惟刑 五極
未就子忌 我尙有之 冒疾以惡之 亦尙一人之
慶 伏生尙書二十九篇說

惟時怙冒 丕冒 迪見冒 昭武王惟冒

引之謹案冒懋也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漢石經懋
作勛君爽迪見冒馬本冒作勛顧命冒貢于非幾馬鄭

土本冒作勛。皋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勛哉夫子。則三字互通也。庫詰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斷越我一二邦爲句。以脩我西土爲句。惟時怙冒爲句。脩我西土猶言脩和我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祐，厚也。賈子容經篇曰：祐，大福也。逸周書謚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竝相近。冒，懋也。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不冒同意。君奭曰：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不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懋勉也。又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爲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牧誓不迪，周本紀作不用。見猶

顯也。冒馬本作勛。云勉也。

說文勛從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冒昭職。釋文曰。冒陸

注作勛。勛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

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又曰。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逸周書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勛。勛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爲覆。殊失本指。於康誥則又斷以脩爲句。以我西土屬下讀。頗爲不辭。又曰。西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愈與經文相乖謬矣。論衡初稟篇。趙岐孟子注。並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胡廣侍中箴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

此用君奭篇語。冒字作勛。與馬本同。

蓋訓詁疏而句讀亦舛矣。

紹聞衣德言

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
衣者假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為衣漢書外戚傳
使孖姪娥俗華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
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之衣未之聞也

別求 別播敷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庫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辯

嘗羞之辯

玉藻作辯士相見禮作徧鄉飲酒禮衆賓辯
有脯醢注曰今文辯皆作徧舜典徧于羣神

史記五帝紀作辯

辯徧也古字別與辯通

周官小宰聽稱責以
傳別故書別作辯士

師荒辯之濫鄭司農讀辯為風別之別朝士有判書故
書判為辯鄭司農讀辯為別犬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

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辯
並作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辯作別

樂記其治辯

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辨一作別見集

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

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於也

釋詁繇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曰由於

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與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

說見敷作傳訓四方下

由爲用別求爲又當別求皆失之誥又曰乃別播敷別

亦當讀爲辯言引惡之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

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應保殷民

應保殷民引之謹案廣雅應受也周頌賡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

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怠。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歾且不朽。楚詞天問：鹿何膺之王？注曰：膺，受也。膺與應同。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魯頌曰：戎狄是膺，義膺丁本作應。應係卽膺係也。周語曰：膺係明德，應係猶受係也。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係之。或謂之係受。召誥曰：係受王威命明德，應與容聲之轉。臨象傳曰：容係民無疆，容亦受也。應與承聲相近。李巡注爾雅釋樂曰：應承也。洛誥曰：承係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傳乃曰：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戾於經文矣。

劓刑人 劓劓劓

非女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傳曰劓截鼻劓截耳
正義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劓者周官五刑所無而
呂刑亦云劓劓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元以臣從
君坐之刑此鄭尚書注也故下云孔意然否未明或以爲周易注案周易集解引鄭注云離爲梟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孔意然否未明要有
也不云臣從君坐之刑或說誤

刑而不在五刑之類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
辜爰始注爲劓劓劓正義引鄭注曰劓斷耳劓截鼻
劓謂桎破陰黥爲羈黥人面引之謹案古人唯軍戰斬
馘斷耳以獻其於刑法則否呂刑五刑但有墨劓剕宮

大辟。秋官司刑同而判作則掌戮墨劓宮劓之外有髡而無斲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劓者五。莊十六年則強則也。僖二十八年則鍼莊子。文十八年乃掘而劓之。成十七年則鮑牽言劓者一。昭十三年後者則初學記政理部引慎子說刑有黥劓則宮無言劓者。說文聯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眡中罪。則大罪眡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貫三人耳也。亦非斲耳之刑。噬嗑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引鄭注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是滅耳者耳爲校所滅沒。非謂斲耳也。易凡言屨校滅趾。噬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滅沒之義。不足爲劓字。

之謚則當作刖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則虞翻注
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正與庫誥劓則同義楊雄廷尉
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卽本於庫誥也鄭注
庫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刖蓋僖二十八年左
傳刖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刖劓亦刖劓
之譌說文斂字注引書曰刖劓斂黥是許氏所見本正
作刖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臚宮劓案臚爲去膝蓋與
刖同類故今文作臚古文作刖猶刖辟之刖今文作臚
周官作刖也若作刖字而訓斷耳則與臚義不相當矣
且殺戮無辜大辟也刖刖辟也劓劓辟也刖宮辟也臚

墨辟也爲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五刑之所從出
若作則則遺荆辟矣漢世稱述尚書者多矣史記兩漢
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則者則蓋譌字也自荆譌作則而
說經者遂有斲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則字而字
書韻書及尚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曰則斲也然試問
尚書以外曾有他書言則者乎其誤可想也

泯亂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
泯斲斲傳曰泯泯爲亂是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大誥曰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傲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連及之詞。口越亦曰于也。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殄。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爲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甯不女瑕殄。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斷裕乃以民甯爲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

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女典聽朕毖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毖雖訓慎，然解爲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毖告也。言汝當常聽我告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庫誥曰：聽朕誥。女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也。上文曰：文王誥教小子多方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也。上文又曰：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庶猶誥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毖告也。之訓始尚

書舊注與。

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酒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酒于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

作貽肅慎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

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訓平爲使

今本作俾賈昌朝羣經音辯曰平使也引

書乎來以圖蓋舊本如是爾雅乎作拌

平辯亦聲近而義同猶平章百姓

之平通作辯也

詳見前平章百姓條下

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

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

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詁亦曰辯使也。小爾雅與廣雅同。蓋馬鄭尚書注訓辯爲使廣雅小爾雅及此傳皆承用之耳。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字同。於是或訓爲治而以勿辯乃司爲句。或訓爲說而以勿辯爲句。古義失而句讀亦舛矣。

厥亂爲民 亂爲四輔 亂爲四方新辟 厥

亂明我新造邦 厥亂勸甯王德 亂謀面用

不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之類是也。詳見釋詞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

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爲考化之借字。爲與化古亂皆讀若訛亂

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而

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尚書

呂荊其罰百率。古文尚書率作𠂔。見秋官職金疏是其例也。考工

記畝人欲其窳也。鄭司農云。窳讀爲苑。彼北林之苑。釋文。窳於阮反。或云司農音鬱。說文元從兀聲。兀讀若復

境從復聲。或作塿。從商聲。又作𡵓。從旋省聲。𡵓從復聲。或作𡵓。從商聲。𡵓從復聲。讀若緇。皆元術二部之相通也。

也。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

衣。鄭注引古文尚書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

爲厥亂勸甯王德。厥亂勸甯王德者。厥率勸甯王德也。

維詰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

爲四方新辟也。今文尚書立政曰：亂謀面用丕訓德。見釋漢石經率謀勛用丕訓德也。面讀爲勛說見召下文尚書殘碑：率謀勛用丕訓德也。詰面稽天若下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解者，輒訓爲治失之矣。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敎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之謹案廣雅效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敎命果何用也。傳云敎實者，考實也。楚辭九章弗參驗以考實兮效之言校校亦考也。齊語合羣安比校民之有道者，賈逵注

曰校考也

見文選
楊賦注

惟其陳脩

惟其陳脩爲厥疆畎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稍人注引小雅信南山篇維禹畎之。毛詩畎作甸云甸治也。多方曰畎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田甸畎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爲列失之。

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家大人曰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則當以隸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爲句用和懌先後迷
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既
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
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
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王惟德
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
爲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
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亦是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爲句用以也亦屬
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乎

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

見爾雅

越若至三月也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朏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已自爲句故也漢書

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

今本二

既外霸粵五日甲

予。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三月也。其言既外
霸粵五日甲子。猶此言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也。逸周
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朏
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
未解尚書文義。

天迪從子係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係。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
之謹案迪用也。

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子當讀爲

慈古字子與慈通

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

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又

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
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
天迪從子保者言天用順
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
丕訓德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
謹案天非人比不可以言面謀所面見之事尤爲不詞
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言面可乎今案面當讀爲勛爾
雅曰勛勉也說文作勛勛稽天若者勉力上考天心而
順之也謀勛用丕訓德者謀於乃事乃牧乃準勉用大
順德之人也蔡仲默不解面字之義乃以爲謀人之面
貌疏矣或沿蔡氏之誤解作以貌取人而

又讀丕爲不謂謀面用不訓德爲任用小人案謀面用
丕訓德惟言夏先王勉用大順德之人耳至下文桀德
惟乃弗作往往任是惟暴德乃言後王任用小人不得於
此遽言之也漢石經謀上有亂字乃語詞亦非謂其謀
之昏亂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
若有功

引之謹案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後刑
罰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故曰用乂民若有功若猶乃

也小爾雅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解者或以亦敢

殄戮用乂民爲句而訓若有功爲順行禹湯所以成功

某氏傳或以亦敢殄戮用乂爲句民若有功爲句而訓民

若有功爲順導民則可有功

蔡沈集傳

皆失之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厥民刑用勸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傳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家大人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於天下也引之謹案多方曰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常也言湯慎其所施之政教訓傳麗爲施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民勸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刑爲久常之常又爲典常之常說見爾雅則刑職常也下。

咸秩無文

維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爲紊紊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殺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亾文亦當讀無紊謂天

地郊宗五時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孟

注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案咸秩以文統上天風俗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

通義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

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

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

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

予惟率隸矜爾

多士予惟率隸矜爾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正義

曰此故解經中隸字家大人曰率用也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

有毛傳隸緩也莊二十二年春秋隸大眚杜注曰赦有率用也

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湯滌衆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肆眚。圍鄭曰。肆。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予惟率肆矜爾者。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肆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界矜爾界。不復迪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矜二字亦連讀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依。隱也。古音微與殷通。故依隱同聲。說文。衣。依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勤恤民隱。韋注曰。隱。痛也。小人之隱。卽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今人言苦。

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舊爲小人。爰知小人之依以其爲小人之隱衷。故身爲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穡爲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爲小人而後知哉。傳釋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仁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蓋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康誥曰：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鞠。稚也。顧命無遺鞠子。

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惟正之共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

唐石經以下俱作供茲依後漢

書邶傳注

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眾國所

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傳曰所以無敢

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

見釋詞

正當讀爲

政其奉也

見甘誓傳今本甘誓其作恭後人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言耽樂是

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

事故曰以庶邦惟政之其言惟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其亦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語引此作惟政之恭恭者其之借字後漢書鄧暉傳注引尚書無逸曰以萬人唯政之其政字與東晉古文不同蓋出馬鄭本人字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爲正道爲正身殆不識古人假借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其爲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

違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大人曰違亦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悱很恨也悱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

恨也。抑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我道惟甯王德延

傳曰：故我以道惟安甯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尚書迪字多語詞。詳見釋詞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

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甯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爲蹈，或訓爲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既誤，解爲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顛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巫咸又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己皆以生日名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生日名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尚書也。今本作咸。

亦後人所改。

則商實百姓王人 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可爲語詞實亦可

爲語詞詩凡言實方實也實墉實壑之類皆語詞也君

奭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

堯典傳曰百姓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人

子突救衛杜注曰王人王之微官也

罔不秉德明恤實語詞商實百姓王

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爲句

某氏傳或

以則商實爲句

蔡沈集傳

皆於文義未安又呂荊墨辟疑赦

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實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罪也閱

當讀用說桎梏之說

蒙卦釋文說吐活反徐又音稅

古字閱與說通

風

谷風篇我躬不問。襄二十五年左傳引作我躬不說。說者解釋也。上言赦下言說其義一也。百鍰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者乃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正義非也。此以赦罪言之。與上文其審克之異義。

滅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家。大人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傳義非也。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謚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者謂德爲威。有殷嗣天滅威者。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不務。所以喪亡也。桓二

年左傳曰滅德立違

咸劉厥敵

引之謹案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伐絕也。讀若咸聲同。

而義亦相近。故君奭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

也。猶言遏劉虔劉也。

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坐杜注曰：虔劉皆

殺也。

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厠志引武成爲竝云：咸劉

商王紂。與此同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也。咸與滅古字

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滅侯，宜多。昭二十六年傳曰：則

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史記趙世家

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

說見後克滅侯宜多下。

其女克敬以子監于殷喪大否

傳曰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也。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大人曰。經云以子。不云以子言。否訓爲不。不訓爲不可。不戒增字以解經。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汜箋。鄉射禮注。鄉射注又曰。今文以爲與。言女尚其克敬。且與子共監於殷之喪也。否不善也。宣十二年左傳。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范望注。大元積初一日否。不善也。監于殷喪大否者。監於殷之喪也。皆由大不善也。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

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見魏志武帝紀注

引之謹案經

以率俾連文鄭訓率爲循俾爲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今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頌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戴禮少閒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盧辯注俾使也亦誤五帝德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竝同也俾之言比也比象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又秦誓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

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
尚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
流者。受人責而即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
從善如流。即其證。傳曰。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云改
猶為近之。但未
訓俾為從耳。

義民 鵬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頃也。頃。與傾同。說文又曰。義從
我。我。頃。頓也。我。義。俄。古並
同聲。小雅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傾貌。廣雅曰。
俄。衰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改曰。謀面用
丕訓德。或讀丕為不。非也。辨
見召誥面稽天若下。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義與俄同。衰也。言夏先王謀勉用大順之德。

而讀爲勛勛勉

也說見召詒。

然後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衰之

民也。呂刑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衰之意。馬融注曰：鴟，輕也。鴟者，冒沒輕僥。義者，傾衰反側也。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娛。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謀。利辭以亂，屬曰譏。以財投長曰貸。盜義娛賊閒謀譏貸皆是寇賊姦宄之事。義卽鴟義姦宄之義也。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

知之故明法曰。伐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爲仁義之義。其不可通者有三。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則善人在位矣。何乃三宅反無善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卽上文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解爲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爲無義之民。大罪省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皆謂居惡人。此不特與上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也。鴟義姦先解爲爲鴟梟之義。夫鴟梟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鄭注訓義爲良善。

而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
德之人引之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
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此刑
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方
弗與其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曰惟羞刑暴德
之人同于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

對

以竝受此丕丕基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傳曰武王循惟謀從
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引之謹案古聲竝音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之言音也

竝受其福下

竝之言音也

徧也武王徧有天下故曰音受此丕丕基并九三王明
竝受其福謂天下音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
而出竝受其福謂眾賓與主人音受其福也詳見竝受
傳乃謂君臣竝受大業丕丕之基豈人臣所有邪

在我後之人

顧命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大人曰經文在字若不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增義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案在謂相顧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以顧在後世子孫也吳語曰晉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卽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
曰安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
綏爲安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
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讀爲綏綏繼也繼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也綏與綏古通用亦通作𦘒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明
郊鄭注綏當爲綏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
作綏者今禮家定作𦘒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
爲綏讀如爾雅曰綏繼也漢書律厯志曰𦘒賓𦘒繼也
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
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

贖宮劓割頭庶剝

呂刑則劓剕黥。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贖宮劓割頭。庶剝引之謹案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卽訓釋甫刑之詞。今文尚書

呂刑作甫刑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卽在宮字下。故書緯隨

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

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盧氏

紹弓所得小字舊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

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

割二字之義皆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有宮無割。故刪割者二字。不知丈夫淫割去其勢。乃釋割字。非

釋宮字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

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

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臍墨。剔剔。皆以刀鋸。剔割

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剔

墨。宮割。臍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

曰。安知經文不作剔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闕

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臍。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剔。秋官司刑

注亦即依甫刑臍宮割剔之文為先後之次。是臍字當

在宮割之土剗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

王氏尚書後案曰。臍宮剗割頭庶剗者臍卽剗割頭卽大辟庶剗卽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塞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剗也。引之謹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尤爲穿鑿。今考御覽刑罰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管人額也。黥者馬羈管人面也。

今本御覽管誤爲等。酉陽雜俎黥篇引此作管。今據以改正。魯語中

刑用刀鋸其犬用鑕筆韋注曰筆懸刑也又引鄭注口涿鹿黥皆先以刀筆

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今本刀墨之民脫刀字之

誤為土竝據酉陽雜俎所引改正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

鹿涿古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逸周書史記篇皆阪泉氏從居至于獨鹿獨鹿

即涿鹿周官壺涿氏故書涿為獨左傳齊顏涿聚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趙漢書古今

人表作頭庶剋即涿鹿黥頭涿古同聲涿字古讀若獨釋名頭獨也於

顏燭雖頭庶剋即涿鹿黥頭涿古同聲草書鹿字作庶庶獨高而獨也頭庶則鹿之譌耳字作庶二形相似

農殖嘉穀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

積家大人曰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民惟

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三后之恆功于民。非言其效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文皆本于呂刑。務勤。卽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猶努力。語之轉也。管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

惟訖于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詭

竟也終也富讀曰福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
瞻印篇何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
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
文洪範亦曰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訖于福者
作福作威
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
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擇言

敬忌罔有擇言任身引之謹案擇讀爲數洪範彝倫攸
斁鄭注訓數爲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擇敗也引商書曰
彝倫攸斁擇古音並同敬忌罔有擇言任身言必
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

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口
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尚書禮
記孝經者多以爲無可擇始以迂回失之太元元規曰
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
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
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
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然則邪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
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集
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
行竝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

庶有格命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
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
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爲嘏格命嘏命也
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
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
于天係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
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
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雖休勿休

雖只勿畏雖休勿休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
言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
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之轉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
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
休亦喜也說見後我心則休下休爲喜樂之喜亦爲喜慶之喜爾雅
日休召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爲恤是也傳皆訓休爲
美疏矣

輸而孚

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

謂上其鞠劾文辭正義曰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輸相對爲文輸之言渝也謂變更也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爲不冤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謂變渝也是輸與渝通豫上六曰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渝而孚取相反之義也傳謂輸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哲人惟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
善辭名聞於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增用字
文義乃明殆非也哲當讀爲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
言制民人者惟刑也上文制以刑墨子尚
司篇引作折則刑上文伯夷降
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墨子尚
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上文哀敬折
獄田學紀聞
卷二引尚書大傳作哀
矜哲獄哲亦折之借字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刑耳

五極

屬于五極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

仁義禮智信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爲五刑之辭。五罰爲五刑之罰。五過爲五刑之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爲五常之中。正則大而無當矣。

未就予忌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爲一句。文義未安。今

案說文引此忌作基。

基字引周書曰。來就基。基卽未就予基之譌。

廣雅。基。意。

志也。

今本志字誤。杜意。上辨見廣雅疏證。

廣韻。誓。志也。

見去聲。七志。

誓與基同。

未就子基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當時憎其未就己意。故云則曰未就子基。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子基者也。當時誤親信之。故云姑將以爲親。云未就子基則疏遠之可知。云姑將以爲親則喜其就子基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

我尚有之 我皇多有之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五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

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甯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曾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戡戡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是也。傳皆以爲有無之有失之。

冒疾以惡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爲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複。惡當讀爲誣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誣。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誣。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讒毀之也。是誣惡古字通。以猶而也。古者以與而同。言嫉妬人之有技而讒毀之。下文云。人義說見釋詞。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爲憎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惡之謂讒毀之也下文云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昭二十七年傳卻宛直而和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亦尚一人之慶

邦之枕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引之謹案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尚與由相對言主一人之慶也傳以尚爲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尚

亦有利哉尚亦當爲亦尚說見後尚亦有利哉下今秦誓作亦職尚皆主也與亦尚一人之尚正同義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尚書正義爲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拜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

聞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孰是與孰非與？曰：皆非也。伏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間所獻而篇數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并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卽位之七年，是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帝末獻，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指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素隱曰：見今文大誓。又曰：今文大誓流爲鴈，鴈擊烏也。馬融云：明

武王能伐紂鄭元云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
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升舟中
流白魚入於王舟又曰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
於王屋流之為鴈鄭注曰鴈當為鴉鴉鳥也書說曰鳥
有孝名引之案馬鄭傳古文者而皆作鴈則作鴉者孔
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載董仲舒傳所引書說所解
皆作鳥則伏生今文大誓也鄭注古文大誓
曰鴈當為鴉鴉鳥也則又以今文說古文也若伏生書
無大誓仲舒安得而引之或曰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
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者說大誓之文而
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異引書既與尚
書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
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
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
舟王俯取出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赤鳥白
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逸周
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誓也曰此說非也復茂二字古
音同在幽部又皆唇音何不可通之有尚書傳作茂此
作復者伏生尚書之別本也正如大傳述大誓乃鼓鐘

誤而後漢書作鳧藻耳。不得謂之不符。若以仲舒所引爲出尚書中。侯及逸周書則尤非事實。韓侯之書作於成哀之後。當仲舒時。不得有尚書中。侯仲舒無由引其文。先秦兩漢之書。引逸周書之文。或稱逸周書。或稱周書。無單稱書者。仲舒所引。稱書曰。而不稱周書曰。其爲見行之尚書。而非逸周書。明甚。曰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周書。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逸周書。凡彼聖人。必趨時。皆但稱書。稱書者。何必非逸周書也。曰潛夫論。引凡彼聖人。必趨時。正作周書曰。諸本皆有周字。未嘗但稱書也。中論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與左傳文同。杜注左傳以爲逸書。蓋尚書逸篇之文也。若逸周書常訓篇。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與左傳中論所引字多不同。則中論出於左傳。左傳又別有所出。而非取之逸周書。故不云周書也。劉向以逸周書爲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攷其書有大子晉篇。晉爲周靈王太子。靈王二十二年。晉嘗諫王。是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而大子晉篇有告晉外事。則在晉既殺之後。篇末又有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之語。見於風俗通。潛夫論。則又在孔子後矣。其書多涉陰謀。故陳振孫以爲戰國時人所爲。大叔儀

引書事在襄公二十五年其時周書尚未出不得謂所引出周書也然則單稱書者非逸周書矣且仲舒對策引書者二一引書云茂哉茂哉顏注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一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易周公曰復哉復哉顏曰今文尚書大誓之辭二者皆當時尚書所有故皆稱書曰若所引白魚云云是逸周書正當表之曰周書以別於上文所引不當同稱書也試再以仲舒所作春秋繫露證之春秋繫露玉杯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竹林篇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人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則皆本於坊記又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正貫篇引書曰入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度制篇引書曰鼎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暖煥孰多篇引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入音三年則皆本於伏生所傳之尚書稱書曰者凡六未嘗引逸周書一語亦可證對策所引之書非逸周書矣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

一家顏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下文曰大小

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卷數與經相合蓋經文二十九

篇篇各為卷因而每卷為之章句也

猶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魯說

及齊孫氏傳亦二十八卷

又曰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蓋經文二

十九篇每篇為之解故也

猶易經十二篇京氏段嘉亦十二篇

二十九卷

之經有一卷是大誓二十九卷之章句二十九篇之解

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其明不然何以章句解

故俱與經同為二十九耶其證二也

西漢經師不為序作注故毛詩詁訓

傳不釋詩序然則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二十九篇其為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經二十九卷有

一卷是序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

平當受歐

陽尚書於林尊

見漢書儒林傳

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稽

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

辭。則歐陽尚書固有大誓矣。

藝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案三十二卷。當爲三十三卷。三十一卷亦當爲三十三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爲二十九卷。歐陽氏分盤庚爲三篇。大誓亦爲三篇。篇各爲卷。故三十三卷也。因而每卷爲之章句。故章句亦三十三卷。寫者脫畫耳。或曰。歐陽經并序計之爲二十九卷。又加大誓三篇。爲三十二卷。案書序。盤庚大誓皆三篇。大誓分爲三。而盤庚乃合爲一。無是理也。蓋合則俱合。分則俱分。故夏侯經合爲二十九卷。歐陽經分爲三十三卷。班伯受小夏侯尚書於鄭寬中。

見漢書儒林傳及敘傳。

而敘傳班伯

引書曰。邇用婦人之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

侯尚書亦有大誓矣。藝文志言劉向以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

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

文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

書無大誓乎其證三也

或曰歐陽增大誓三篇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又并三篇為一篇

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為後人所增編考史記兩漢書無言歐陽大小夏侯增大誓者且伏生本經二十九卷兩夏侯所同歐陽經則分為三十三卷故藝文志先言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後言歐陽經三十三卷若云歐陽先增大誓三篇為三卷兩夏侯後增大誓而又合為一篇一卷則夏侯篇卷定於歐陽之後志當先言經三十二卷歐陽氏後言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乃合分卷之先後何以先言夏侯二十九後言歐陽三十二乎

斯不然矣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

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即

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

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爲今文所無其二十九篇則古
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
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
分九共爲二十四篇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
又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爲三十四篇統計之則爲五
十八篇也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者
四十五卷後有序一卷故四十六卷顏注曰
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卷案尚書
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其實九
其九篇同爲一事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一篇合則二十
四篇減其八仍爲十六篇矣盤庚三篇大誓三篇顧命
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三篇盤庚
三篇

合爲一大誓三篇合爲一篇。顧合則三十四篇減其五仍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爲一篇。爲二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爲四十五篇。篇各爲卷。則爲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古文二十九篇與伏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矣。民間獻大誓在武帝末。孔安邦早卒。未嘗至武帝末。當其得古文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所考今文二十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爲伏生所傳明甚。且古文逸書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若謂大誓爲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

大誓而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是霸所分析者。卽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之外矣。若如朱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序。則當其分析二十九篇。序已在其中矣。而下文又言采書序何邪。甚矣其不可通也。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書無大誓。可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九篇耶。其證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外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而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
春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元朔元年爲
武帝卽位之十三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有司已稱
引大誓之文則爲伏生尚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尚書大
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所爲據玉海所引鄭
康成大傳序
而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
下至于盟津之土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才子
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子受先公畢
力嘗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天子發升舟中流白

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

史記周本紀載大誓之文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犬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曰犬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又引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怡前歌後舞凡十七字虞書正義曰劉歆三統術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大誓曰丙午逮師周官大司馬鄭注引書曰前師乃鼓譟犬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說文指字引周書曰師乃指白虎通義禮樂篇引尚書曰前皆出大誓不稱書曰者大傳凡舉二十九篇歌後舞皆出大誓經文或稱書曰或不稱蓋以其書見在人所知也如太平御覽引大傳曰寅饒入日辨秩而威辯在朔易日短正月上帝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文出堯典又引大傳曰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係先周公相宅文出召誥又選注

引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文出皋陶謨儀禮經傳
通解引大傳曰德將無醉文出酒誥通解續引大傳曰
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上三句出堯
典下一句出皋陶謨而皆不稱書曰是其例也若其舉
逸篇之文則無不稱書曰者蓋以其書亡失不稱則無
由知爲尚書也如困學紀聞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其篇
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
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大傳述大誓之文而不
稱書曰則其爲伏然則伏生書有大誓矣或曰玉海引
書見在之篇明矣然則伏生書有大誓矣鄭康成大傳
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
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
傳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
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
其闕之例未可執是鄭伏生已得大誓也案歐陽高乃
伏生六傳弟子非親受業於伏生者大傳序云歐陽生
從伏生學則是歐陽和伯而非歐陽高矣漢書儒林傳
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
乘人也事伏生是其證不得以爲歐陽高也以已意彌
縫其闕者闕失也過也王海引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

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
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謬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
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
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此謂伏生
書中有音聲之誤先後之差篆隸之失所謂闕也張生
歐陽生以己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己意彌縫其
闕非謂伏生無大誓而已增之伏生不言大誓而已言
之也大傳詳言大誓正是張生歐陽生所聞於伏生者
耳太平御覽引大傳寅饒入日辯秩而咸傳曰天子以
秋命三公將帥云云又引辯在朔易日短傳曰天子以
冬命三公云云又引正月上帝受終于文祖在璇機玉
衡以齊七政傳曰旋者遷也云云通解續引乃女其悉
自學功傳曰當其效功也云云又引高宗梁闇三年不
言傳曰高宗居凶廬云云蓋所聞於伏生之說也其他
可以類推故藝文志尚書傳四十一篇次於經二十九
卷之後而在夏侯解故歐陽章句之前明其爲伏生所
說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爲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
動篇已引尚書傳則傳爲伏生之說而非後人所爲明
矣故隋書經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又案大
傳爲張生歐陽生論次其師伏生之說至章句則出於

夏族勝建歐陽高而非張生歐陽生所其證七也儀禮
爲鄭氏謂張生歐陽生別作章句誤也

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
誥大誓召誥雒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
誓則大傳何以有自大誓之文其證八也太平御覽書
古文訓困學紀聞並引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
以觀仁六誓者甘誓湯誓大誓牧誓棠誓秦誓也五誥
者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
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
九也

或曰伏書無大誓以古有大誓故合并計之而稱
六誓也今知不然者五誥之外尚有仲虺之誥湯
誥王誥又謂大傳篇目有撝誥凡此皆古時所有大傳
何不合并計之而稱八誥邪不稱八誥而稱五誥者據

伏書所有者言之耳。六誓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治。禹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誠。曾有一篇是伏書所無者邪？又案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引作孔子曰。今案大傳敘述篇名，託稱孔子者，如太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雒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誥堯典咎繇謨禹貢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爲伏生所傳也明矣。伏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往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說篇引或說曰：孔子選二十九篇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爲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曰：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則尚書大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閒猶未

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赤烏之事而釋之矣則大誓一篇爲伏生所本有而非民間所獻甚明其證十也

漢書終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帝卽位之十八年奏上改元

爲元司馬相如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相如元狩五年卒卒後奏封禪

書皆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

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

咸曰休哉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皆與人

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十一也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

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

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維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鳥作鵬云鵬摯鳥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鬼與史記略同又引鄭注曰鵬當爲鵠鵠鳥也蓋馬鄭傳古文尚書作鵬者古文大誓作房者則今文大誓也

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及藝文

類聚引尚書中候皆作鳥則皆用今文也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

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

誓用今文說矣周本紀引牧誓如子長論述古今至大

初而訖見自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獻大誓

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非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二也

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

致疑於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

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

間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

句或連下讀說見史記雜志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

矣案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第一皋陶謨第二禹貢弟

三甘誓弟四湯誓弟五盤庚弟六高宗彤日弟七而伯

戡黎弟八微子弟九大誓弟十牧誓弟十一洪範弟十

二金縢弟十三大誥弟十四康誥弟十五酒誥弟十六

梓材弟十七召誥弟十八雒誥弟十九多士弟二十無

逸弟二十一君奭弟二十二多方弟二十三立政弟二

十四顧命弟二十五棗誓弟二十六呂刑弟二十七文

侯之命弟二十八秦誓弟二十九也所謂逸書十餘篇

者舜典第一汨作弟二九其弟三大禹謨弟四棄稷弟

五。五子之歌。第六。允征。第七。湯誥。第八。咸有一德。第九。典寶。第十。伊訓。第十一。肆命。第十二。原命。第十三。武成。第十匹。旅獒。第十五。囹命。第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篇也。若謂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內。又不在逸書十六篇之內。子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尚書篇數始全。何以無一語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在其中。無煩更言大誓乎。不然。則尚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獨遺大誓一篇。無是理也。此又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有大誓。則別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間獻大誓與博士使

讀說之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曰此

向歆傳聞之譌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間縱有獻者亦

與之同。

猶周官本有大司樂漢文帝時樂人竇公又獻大司樂章與周官同。

伏生張生歐

陽生讀而說之也久矣。何待民間獻之而始傳以教人

乎。

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

又安得以爲後得乎。

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以董仲

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

又屢言大誓乎。竊以爲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

漢之通儒也。其言尚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

古文尚書當在景帝時。

見閻氏尚書古文疏證。

而歆以爲武帝末

移讓大常博士書。

孔安邦早卒。未嘗至天漢時。

亦見疏證。

而歆以爲

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尚書皆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遠。故傳聞或譌。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竝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僞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生之大誓竟由此亡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古今皆信從之。予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誠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

也何也民閒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
假令其說可信則爲今文尚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
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
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
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臧霸分析
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
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
劉歆七略宜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
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
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尚書者出孔

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
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
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
向二十九篇之數同於史記。見尚書正義。則伏生本經已有
大誓矣。而又以為大誓獻自民間其說自相抵牾。論衡正說
篇伏生年老瞶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外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此謂二十九篇傳自伏生也而又曰當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篇後得與前說自相抵牾其誤與向歆同以史記儒林傳考之則前說是而後說非也。至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則以史記二

十九篇之文爲宗而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然後伏生經
文之篇數不爲異說所蔽其識過向歆遠矣後之學者
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奉爲不刊之典而於孟堅所信
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僣乎曰伏生本書旣爲
二十九篇則何以又有今文二十八篇之說乎曰二十
八篇之說見於僞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
病何圖乃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
有百篇耶
知本有百篇也顏籀漢書敘例曰有臣
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
說魏晉閒僞古文尙書已出以僞作之大誓爲增多伏
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

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

者。皆并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之者。史記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一。漢書

藝文志言經二十九卷者一言二十九篇者二。儒林傳

言二十九篇者二。皆伏生本書有大誓者也。論衡正說

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狂者二十九篇。又曰。傳

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燬。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

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

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

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是漢時言今文尚書者

皆以爲二十九篇。而瓚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尚

書唯有二十八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

所謂四七二十八篇者。亦非除大誓計之也。特分言法

宿法斗。以合成二十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

陰違其意。輒除大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

宿則不此之信。而信後人之妄談可乎。曰。伏生今文有

序乎。曰。有漢書儒林傳曰。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

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霸所分析者。伏生二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有矣。曰虎通義誅伐篇。

引尚書序曰。武王伐紂。

太平御覽三百四引有序字。今脫。

白虎通義所

引尚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

閻氏疏證曰。伏生曰時猶未得序。非也。

今文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爲不并序數之乎。曰傳所論者。尚書百篇之存亡。序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篇可矣。何爲以序益之乎。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謂編次爲百篇。司馬光注序謂篇之次第。不聞并序計之。而云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五十八篇。不

聞并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并序而云三十篇也。諸言尚書篇數者，皆不計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亡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十九篇，亦謂經文矣。柰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燬，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鼃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以上論衡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

云亡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篇矣。豈有言百篇之存亡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三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又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爲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爲二十八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二十一

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爲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爲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爲列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爲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爲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錄入也。引之案。今文大誓流爲鳥書。說以爲孝鳥。古文大誓。鳥作鵬。馬融以爲摯鳥。則大誓有今古文之殊。假如歐陽以古文大誓錄入伏生書內。則其字亦當作鵬。何以又有作鳥之本。則今文自有大誓。非從古文錄入可知。夫古文今文。師傳絕異。各有篇章。不相移易。若謂歐陽錄古文大誓以補伏書之闕。則古文逸書更有十六篇爲伏書所無。歐陽何不悉錄以補之乎。且藝

文志曰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謂十六篇爲今文所無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若大誓亦伏書所無則伏書但有二十八篇孔書多於伏書者又加一篇而爲十七篇志何不云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志又曰孔安邦獻古文尚書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此謂古文四十五篇皆未列學官也若歐陽取古文大誓入于已立學官之伏生書內則古文大誓列于學官矣其未列學官者但有四十四篇班氏何以不加分析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殆不可通孝廉與陳恭甫編脩書謂歐陽生之子以兒寬所受於孔安邦之古文大誓錄入尚書案孔安邦爲武帝博士時古文尚書未立於學官其所爲博士乃今文尚書博士也兒寬受業於孔安邦亦但受今文之說未嘗受古文也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敘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敘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邦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邦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皆謂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乃謂古文之學耳然則孔安邦所以授兒寬者仍是今

文之說而非古文。故漢書儒林傳敘古文尚書之學。但云孔安邦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邦問而不及兒寬。則寬非傳古文者明甚。歐陽生之子。藝文志又言劉向何由而得古文大誓於兒寬之手乎。三家篇第孰多孰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別錄云民間獻大誓。卽指壞壁得書。案別錄所謂民間獻大誓者。唯獻大誓一篇。魯共王壞宅得書。其五十八篇。而大誓在其內。二者多寡相懸。不得合爲一事。且壞宅得書者魯共王。非民間也。劉歆傳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下乃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則歆所謂後得之大誓。非由孔壁出矣。若因別錄民間得大誓於壁內之語。遂以壁爲孔壁。則伏生書出於屋壁。亦將以爲孔壁乎。云博士讀說之。卽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合。若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

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別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

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爲一篇以合於廿八篇也。

案傳云。臧霸分

析合二十九篇。則霸以前已爲二十九篇矣。分析二十九篇。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言之。豈得謂班固總爲一篇以合於尚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二十八篇乎。

外。釋文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爲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尚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六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作。在伏生之後。卽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

其闕是已

案闕謂聲音之謬先後之差篆隸之失非謂有闕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顯然可考不得

率六哲觀義之文又何必非後人所纂乎史記孔子世

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之起遠矣至孔子纂

上鉤於堯下訖嬴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孔子作書序言

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

魯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爲序作傳而書

序則必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

云踐藉也詩幽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

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

案尚書大傳討論大義時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逐

句爲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

非有一篇一卷專釋序者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

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亦有周公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大傳既釋序。則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正并序數之。案臧霸分析二十九篇并大誓計之者也。霸成帝時人。柱大小夏侯尚書既立學官之後。而云分析二十九篇。則所分者。卽夏侯經之二十九卷矣。若夏侯無大誓。則但有二十八篇。何以云分析二十九篇乎。班伯傳小夏侯尚書。而漢書敘傳載伯引大誓曰。通用婦人之言。若夏侯經無大誓。班伯安得而引之乎。藝文志言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召誥皆脫簡。而不言闕大誓。則夏侯有大誓矣。經有此篇。豈得不爲作注。此章句之所以二十九卷。解故之所以二十九篇也。若再有一篇一卷釋底。則篇卷當有三十。何以止於二十九乎。篇卷唯但二十九。則但釋經之二十九篇。而不及序明矣。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脫畫一。當作二。

況藝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信此而

疑彼未見其然也

案別錄尚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有大誓矣而又以爲民間獻大誓與

前說自相抵牾且非事實故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爲其不足信也不然則并序爲二十九篇尚少大誓一篇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

豈得置而不言乎

篇者注斗四七宿也四七十二篇其一曰斗矣故二

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槩括

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

案論衡引或說

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何得以序當斗乎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大誓計之持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篇之數耳不得以大誓不

足當斗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夏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

篇獨有法也

案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文甚明若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

序為孔子所作豈得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白作之而自選之乎

尚書中故并數為廿九

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

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

與前斗四七宿

又別為一說自不同也

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為二

昨聞尊愼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

陽錄大誓獨分篇為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

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

之闕仍分篇者不設亂今文之真此傳經之大要也

案書

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序而論。大誓三篇同爲大誓。可分者未嘗不可合。故藝文志言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三篇。九共九篇。各合爲一篇。卽合大誓三篇爲一。亦不背古文家法。以今文書序而論。般庚亦是三篇。可合者未嘗不可分。故漢石經殘字。般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下篇之首。般字上。空一字。此今文般庚分上中下之明證。卽分般庚爲三篇。亦不背今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爲一。於大誓則分爲三。前後自相刺謬。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爲伏生本經所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又何古文家法之有。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刪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謨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更不及。自注曰。六誓疑當作五誓。歐陽家改爲六。案備考諸書。無謂歐陽家改大傳者。不得謂歐陽家改五爲六。

大傳明稱六藝。則合大誓爲二十九篇次。不得云二十八篇。大傳記孔子之言。卽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尚書者可無待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不散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詭乎。臨紙疑懣俟教不宣。

經義述聞第四